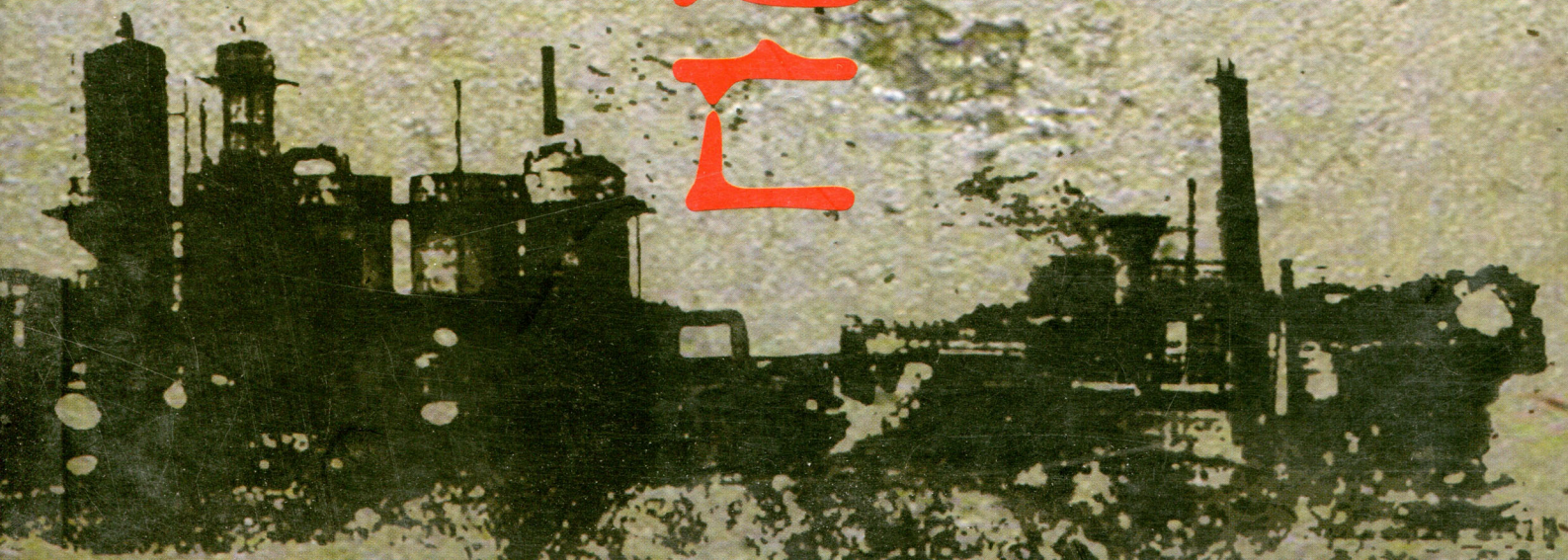


霍本田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逃亡流浪 流浪逃亡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生活纪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亡流浪 流浪逃亡：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流亡生活
纪实/ 霍本田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680-641-8

I. 逃… II. 霍…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31368号

逃亡流浪 流浪逃亡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流亡生活纪实

- 作 者 霍本田著
责任编辑 曹彦
封面设计 高薇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ail: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瑞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8印张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641-8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77

目录

卢沟桥的枪声	1
韩复榘的“精彩”言行	2
离开济南	4
穿草鞋的兵	5
逃难到信阳	6
鸡公山	7
登上了一艘流浪中的诺亚方舟.....	8
住进东北中学的第一夜.....	11
韩复榘在鸡公山出殡	13
二月份的鸡公山	14
第一天上课	15
国立东北中学成立了	16
颐庐的歌声	17
听冯玉祥将军讲演	18
蒋委员长来到鸡公山	19
一次抬送伤兵的活动	20
金兰谱	21
永远送别了母亲	22
别了，鸡公山	23
奔向武汉	25
第一次目睹空战	26
武汉的献金运动	27
大智门车站看日本俘虏兵.....	29
陈嘉庚球鞋	30
挥霍的觉醒	32
一位值得尊敬的好同学.....	33
在保卫大武汉的歌声中做着离开大武汉的准备.....	35
《中国的空军》月刊	36

国立东北中学在武汉招生.....	38
再见吧，武汉	39
洞庭湖	41
湘潭印象	42
桃花坪	44
新市场和竹林遗居	45
学习游泳热潮	47
张泰仪之死	48
离家后的第一个中秋节.....	49
一次滑稽的失窃	50
匪氛盗影	53
匪首俨然座上客	54
桃花坪的集市	55
目睹持刀杀人惨剧	57
又要迁校了	58
迁校前的准备	60
两挺机关枪的买路钱	61
别了，桃花坪	62
资江水碧，百舸争流	64
烟溪一瞥	66
船居的苦和乐	68
雪中送炭巧发棉衣	69
雪峰山、十八渡	71
底庄的恐怖之夜	72
溆浦，伟大诗人屈原流放的地方.....	74
感人的珍贵友情	75
溆浦县的民众教育馆	77
在溆浦过春节	79
记陈遐龄老将军	81
补课记事之一	82

补课记事之二	86
春到辰溪	89
辰溪的“大房”何其多	90
辰溪的“天桥”	92
山城的雁爪鸿泥	93
乘卡车离开辰溪	96
湘西重镇——芷江	97
治乱世，用重典	98
难民收容所	100
两次轰炸 死里逃生	102
逃离芷江	104
湖南省鼻子尖上的县——晃县	105
孤独	106
江边的新坟	108
墟里上炊烟——记晃县老城	109
走出湖南	111
奔向贵州	113
驰向贵阳途中	115
轰炸后的贵阳市	116
贵阳城墙和清澈见底的南明河	118
壮丁和新兵	120
看话剧《凤凰城》	121
篮球赛和苗族歌舞	123
向乌江渡口进发	124
大后方的司机群体	126
惊险的乌江渡	127
遵义	128
风雨娄山关	130
夜宿松坎	131
向重庆进发	133

马家店一瞥	134
重庆大轰炸始末之一 日本的疲劳轰炸.....	135
重庆大轰炸始末之二 雾重庆.....	137
难忘的“七七”抗战两周年	138
长江上的第一天航程	140
赤脚踏步在长江岸上	142
船老板的坏心眼	143
美丽的江城——江津	144
纤夫生活记略	146
泸州反思	147
沱江三日行	149
向静宁寺最后冲刺	150
静宁寺溯源	152
进住静宁寺	153
校外环境一览	155
宝林禅院	157
新学年开始了	158
流亡者的灾星——蚊虫	160
日本飞机轰炸自流井	161
新学年，新气象	162
编班后的新朋友王大牛.....	164
甘二姐和关三娘	167
王木匠和风雨操场	169
三青团进入了东北中学.....	170
最后的学潮	172
学校解散后的遭遇	176
成都见闻	178
北行道上	180
初到潼川	182
国立东北大学在三台	183

兴奋、惶惑与不安	185
潼川的古风流韵	187
一名东北大学女生被奸杀的悲剧.....	189
金教授找到了失散四十年的亲人.....	190
盲夫靓妻——潼川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192
柳林滩的水利工程	194
江行见闻	196
沙坪坝	197
战时首都一瞥	199
流亡学生赶考难	200
三十天为人师表	202
川东重镇——白沙	205
又一次邂逅冯玉祥将军.....	207
从川陕公路北上	209
北行川陕道上	211
发生在城固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213
我来到了大西北重镇——西安	214
逃难和青年从军	216
日本出人意料突然投降了，八年抗战胜利结束.....	218

卢沟桥的枪声

1937年7月7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枪声终于在卢沟桥打响了。有如一声惊雷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压抑在人民心中的愤怒与郁积，一下子暴发成了全民欣喜的抗战狂潮。农工兵学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无不为中国军人敢于保卫国土、敢于面对强敌、敢于和日本人拼死一战而心花怒放。大家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全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表露无遗。当时一般人的想法还比较幼稚，不知道敌我形势及抗战的艰难，认为四万万人的中国打七千万人的日本，只要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就一定能打败日寇取得胜利，所以人们每天都围坐在收音机旁，等候前方大捷的好消息。一听到有胜利的报道便，欢呼雀跃难以自己。有一次传来我军攻克廊坊的消息时，西瓜摊上的一个伙计正在吃西瓜，竟高兴地把西瓜抛向空中，任它掉在地上摔个稀巴烂。

当时我还是个在济南读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那时的济南是日本人与中国人杂居的城市，几乎每条街上都住有日本人和他们开设的小商店，无一不出售海洛因、白面，是毒品的主要供应点。当时山东军阀韩复榘禁毒还是很严厉的，执法队天天在街上巡逻，见到抽白面的人就抓，见到面黄肌瘦满脸烟容的人就搜身，搜出白面后把人带走，有的人甚至几天后就被枪毙。因为韩复榘为镇压反对力量每个星期六都要枪毙人，如果没有其他犯人可毙，就拿这些白面客充数，坐上“8”号汽车，拉到南坡刑场枪决。但这些执法队都只敢在日本商店附近转悠，不敢进店搜查。有时烟鬼进店买毒品时被执法队盯上了便躲在店内，由日本人出来望风，待执法队离去便招呼烟鬼溜走逃命。

济南是一个被日本兵洗劫屠杀过的城市，1927年北伐时发生的五·三惨案，仅市区内被日军枪杀的市民就有一万多人，老百姓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每年五月三日，山东的机关学校都放假一天作为国耻日，纪念无辜的死难同胞。

我在济南读小学时学会的第一个童谣便是“日本鬼儿喝凉水儿，打了罐子赔了本儿。坐火车，压断腿儿，坐轮船，沉了底儿，上前线，挨枪子儿。”中国小学生在街上碰见日本小学生必定打架，往往是人多者胜。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到胶济铁路上去玩儿，在一个水塘边看见一个戴着白凉帽的日本小孩在钓鱼，身材和年龄与我俩相仿，两个打一个肯定不会吃亏，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便走过去一脚把他的鱼桶踢到水里。日本小孩大声哭了起来，我俩还没来得及动手，从不远处便走来一个戴着草帽，敞着怀、手里拿着根皮鞭子的彪形大汉，气势汹汹地来向我俩兴师问罪了。正当他举起皮鞭要抽打我们时，幸好有一个身着黑制服的中国警察走了过来，等他了解情况后便对那人说：“算了吧，都是中国人。”

那人还不答应，说是回去没法交代，警察一面劝解，一面用眼色示意我们快走。我俩便跑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躲过了一顿打。

山东人爱听山东快书，那时还没有快书这个名称，都叫“说武老二的”。商埠的大观园有个“说武老二的”很有名，地摊前经常围满了人，大人小孩都爱听。他说话很粗俗，不让女人听，有女人过来就轰走。他每次说大段的武老二前总要说一个短的开场引子，内容十之八九是骂日本人。我现在还能记得的一个引子是：“说了个鸡巴赛凶神，日崩日崩要日人，南清宫日过八千岁，太师府日过老庞文，日本鬼子日死七八个，吓的英国关了门。”粗是粗了点，但也说明了老百姓对日本人恨之入骨，随时都想咬他几口，骂他几句。

当中国人为胜利欢欣鼓舞时，济南的日本人都看不见了，商店也关了门，日本小孩也不敢在街头寻衅打架了，全都躲在家中。虽然日本人住宅区内旗杆上仍然飘着布制的大鲤鱼，说明这里还有日本人，还新出生了一个男孩，但已看不见身着和服脚踏呱嗒板在街上走来走去的日本男女了。

济南又成了中国人的天下，人们一个个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传送着捷报。天一黑，人们便聚集在大商店门口，聆听着收音机播出的最新战争消息。那时收音机面世不久，一般家庭都还没有，只有大商店才有，一堆一堆乘凉的人群，手挥蒲扇坐在经二路大商店门前的地上，等候着晚上的广播，成为谈论抗战拥护抗战的一个新的景观。一个小小的战斗消息，小小的胜仗，都会引起一阵阵欢呼。中国人真的太棒了，人们的爱国心表露无遗，全心全意地支持着正在开始的抗战，虽然这场战争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会要他付出什么，他们并不知道，但这个时刻人们只觉得开心。

韩复榘的“精彩”言行

平津沦陷后，济南的抗战气氛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原因是不愿当亡国奴的平津学生一批批逃出北平和天津，乘坐外国轮船从天津绕道青岛来到济南，并成立了平津同学会，一方面联系接济日后从平津陆续逃来的学生，一方面也在济南开展了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在火车站和繁华的街道上，许多学生现身说法开展街头讲演，以目睹的事实控诉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和中国军队的英勇牺牲。这些街头讲演，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同仇敌忾和抗日决心，当地的学校也开展了慰问平津学生的活动，在济南市把抗日宣传搞得如火如荼。

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卢沟桥事变后，也表态要坚决抗日，还多次召见平津同学会成员并发表讲演，对平津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慰问和支持。在济南关于这位“韩青天”的笑话早已闻名遐迩，这次对平津学生的讲话又传出了新的笑料：什么你们都是大学生，是科学科

出来的，化学化出来的，我没念过书，是从枪杆掬出来的。又说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我举双手赞成，只有一条有保留，那便是行人靠右边走，人人都靠右边走，那左边留给谁走呢？

韩复榘独霸山东十年，比起他的前任张宗昌看来是好了不少。张宗昌只知道印军票、刮地皮，人称一问三不知：一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三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韩复榘是西北军冯玉祥的老部下，虽然在中原大战时被蒋介石收买，背叛了冯玉祥，但在山东省当上主席后，主观上还是想把山东治理好，以便省主席可以长远当下去，所以也做了些实事。比如开辟商埠、发展工商业、修筑柏油马路、开办自来水厂等，使济南成为华北第三大城市，社会治安也比较良好。但韩囿于没有文化，相信旧小说中的微服私访，也常常穿上便衣走街串巷。有一天在一间破房子外面，看见一对老夫妇在吃力地推磨磨面，累得大汗淋漓，老头子实在推不动了，便趴在磨上无奈地说，要有条小毛驴该多好啊！第二天韩复榘即买了条小毛驴让人送去。惊喜过头的老夫妇得知是韩复榘送给他们的礼物时，感激地喊出了：“韩主席真是青天大老爷呀！”从此后，韩复榘也就以青天大老爷自居了。

还有一个比较近乎真实的传说是：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是明清时的巡抚衙门，院内有一个金线泉，是济南七十二泉之一，颇有盛名，只因地处官府院内，一般人虽心向往之却不敢问津。有一天，省高中的几个学生不知天高地厚，兴致勃勃要看这个金线泉，被军警挡在门外，双方争吵起来。一个学生天真地说：我们是山东的主人，也就是这里的主人，为什么不能看看自己家里的东西呢？门卫不懂这套学生腔，立即加话说：你们是这里的主人，那主席算什么？学生答道：主席是人民的公仆，是给人民办事的。双方的吵吵嚷嚷，正好被大楼内办公的韩复榘听见了，问清原因后便把那几个学生叫了进去并反问道：你是主人，那主席是什么呢？天真的学生仍回答：主席是人民的公仆，是伺候人民的。韩复榘一听勃然大怒，大喝一声：去你妈的！顺手一个耳光扇了过去，叫来卫兵把这个学生押了下去。但他静下来思考后，韩复榘似乎悟通了这个道理，便把中学校长叫来，要当面向学生道歉并让学生也打他一个耳光。学生经这一番折腾早吓傻了，哪里还敢说什么，倒是校长反复地表示：主席教导学生是对的，学生怎敢打主席。最后韩复榘想出个折中办法，捐出了一千块大洋，给学校办个图书馆，把这件事了断了。

当时韩复榘拥有三个整编师和一支八千人的手枪旅再加保安团队，约有近十万人的队伍。在全民抗战的洪流中，本可以在保卫山东时和日本人拼上一阵的，无奈私欲作祟，在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的威逼利诱下作了妥协，相信韩如果打，会被一举全歼成为光杆司令；如果不打，把部队带到后方，还可以凭实力占地为王，仍做一路诸侯。

最后韩在日军进攻山东时，临阵脱逃，把山东拱手让给日本人，落了个被军事法庭审判枪决的可耻下场。

离开济南

“八一三”上海开战后，全面长期的抗日战争已成定局。父亲决定先把我送回河北磁县，因为我们全家正住在磁县城内。他希望我在当地就读，等待着战局的发展，再考虑全家的去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棉花商人，在济南商埠经四路、纬六路开有“义中花行”，有职工四五十人，占地半个街区，经营着从华北各地收购的棉花，再打包销往上海、青岛的纺织厂，并在上海、青岛、张店等地设有分号，生意兴隆，收入颇丰。后来又把商业资金用于工业开发，在河北马头兴建了一个轧油厂，从美国购买设备，并从上海请来技师安装。但还没有开工生产，日本人就打来了。

父亲在济南还有一个故事，对我也有一定影响。1927年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时，父亲正只身在商埠街上行走，迎面碰见了见人就杀的日本兵，情急之下扭头就跑向一个小胡同，正好有一面矮墙，便攀爬上去跳入一家院内，躲过了日本兵的追杀。院内住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和一个女仆，见状收留了父亲，好心地让他躲藏家中，直至街上平静才让他离开。由于感激，父亲事后备礼往谢，遂和这个女人结不解之缘。这位妇女名叫李之茹，山东高唐人，生平很坎坷，因为容貌姣好，十八岁时便被土匪抢到山上做了压寨夫人。几个月后官兵剿匪，一个团长打死了土匪，就把她作为战利品带回济南当姨太太。数年后团长因病死亡，给她留下一笔钱和几幢房屋，她便一个人在济南生活着。后来便和我的父亲同居了，并把她的一部分钱投入了父亲的生意里。她没有孩子，父亲便在我七八岁时，把我从老家安阳带到济南跟着她过，管她叫妈。记得1931年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便给了我十块银元作见面礼。六七年的共同生活，她待我不薄，至今仍心存感激。

由于平津的陷落，济南成了唯一能把旅客送往大后方的中转车站，乘客陡然增加了很多，不过秩序还很好，不像后来日本兵打到黄河北岸时，人们惊恐慌乱地挤车，从窗口往车厢钻，连车顶上都坐满了人的大逃亡相。

要离开济南了，心中还真有些恋恋不舍。火车准时开动了，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准时停过。运兵车一列一列不停地北驰，遇运兵车，任何列车都要停下来让兵车先过。因为前方吃紧呀，旅客心中再烦也很理解。车到徐州后因为要换乘西行的列车，在车站耽误了三四个小时，车站内外到处都是身着黄色军装的军人在进进出出。我突然发现一个军官腰带后面的“成仁剑”柄上竟是“蒋中正赠”四个大字，而我多年在山东看到的剑都是“韩复榘赠”，当时我幼

小的心灵开始明白了，穿黄军装的是中央军是效忠蒋中正的，穿灰色军装的是山东地方军，是效忠韩复榘的。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

西行列车在陇海线上仍然是慢吞吞地向前挪动，一天后到达郑州，过黄河时车速极慢，但那座老黄河铁桥仍摇晃不已，两岸黄沙漫漫一片荒凉，只是两岸的站台附近，都站满向乘客兜售草包的农妇，手里拿着用麦草手编的粗糙小包，并且染着刺眼的蓝色和红色，乡土气十足，价钱却很便宜，一两角钱一只。

离开济南两天两夜后，我终于到达了在这个冀南小县——磁州，县城处在湿地包围中，分布着许多小湖泊，有五湖四海之称，从车站坐上了黄包车，进城后顺着芦苇丛生的西海边走，拐了一两个弯便到了东湖路我的家门口。离家六七年后，我这个游子终于又回到了家中，和全家团聚了。

穿草鞋的兵

我转学到河北磁县的县立中学，开始走读，后来为了上晚自习方便，又搬到学校的学生宿舍去住，大宿舍，睡通铺，设备很简陋，学生大都是从乡下来县城读书的，生活很俭朴，但上课上自习都很认真。当时平汉线上的战事暂时趋于平静，学校的教学工作仍十分认真地在进行，似乎还感觉不到战争的临近，只是每天都看到带有膏药旗的日本双翼侦察机在磁县上空盘旋。飞机飞得很低，可以清晰地看见戴着航空帽和航空眼镜的日本驾驶员，他们有时故意顺着大街飞得很低，翅膀还不停地左右摇动，让人们看清楚他那张冷漠的脸。这时街上的行人吓得东躲西藏，但也还没有丢过炸弹。

县立中学位于城北的滏阳河边。这是一条从太行山下流来的清清河水，鱼虾很多，下课后常有不少学生在此垂钓，每有所获。离此不远便是平汉铁路上滏阳河铁桥，运兵车日夜不停，隆隆声既影响晚上的睡眠，也影响着白天的上课，但大家都已习以为常，只盼望大批军队运往前方，迅速阻挡日本军队的进攻。

抱着这份盼望胜利的心情，同学们晚饭后都要到滏阳桥边去看兵车，看到一列列运兵车驰过时，便纷纷议论着哪一列车是穿黄军装的一定是中央军，哪一列是穿灰军装的可能是四川或广西的地方军。因为那时全民抗战已经开始，在全国统一战线的努力下，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各地方势力都卷入了这个全民族抗战洪流，纷纷把他们的地方部队派往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堂、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奎，以及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冯玉祥旧部，都先后走上了抗日的战场，为祖国的存亡洒血疆场。这众多的部队虽然也是挂着全国统一的军队番号，其实各

有其主，根本不听中央的，现在大敌当前，终于统一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在统一指挥下形成了真正的全民抗战新局面。

有一天我们晚饭后散步到滏阳桥边时，看见了一辆运兵车停在铁路支线上，士兵们正纷纷地跳下闷罐车透透气，有些士兵下到河边用军用水壶灌水，并在河中洗起脸来，我突然发现这群穿着汗渍绿军装的小个子士兵都赤脚穿着草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草鞋，觉得很奇怪，便好奇地站在旁边看，看他们在河水中拧毛巾擦身和穿着草鞋涮脚。这是一群很年轻的士兵，黑黑的大眼睛显得很机灵，他们之间有说有笑，只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有人说他们是广东兵，正在紧急向前方开拔去支援浴血抗战的二十九军。我不禁对这些年轻、快乐的面孔产生了敬意，他们很快就要开到前方，勇敢地和侵略军日本强盗对垒，用血肉之躯捍卫国土，我站在路边看着他们的活动，脑海里却一直遐想着他们正在炮火下向敌人冲锋，用刺刀刺向日本兵的胸膛，他们短小精悍，聪明伶俐，一定能以巧取胜，战胜日本兵。即使不幸战死，也是为国捐躯，流芳百代……

军列又准备开动了，士兵们又纷纷地挤上了闷罐车，当列车在突突声中慢慢启动时，站在车门口的一群士兵向我们挥手并高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种悲壮的情绪感染了我，在此国家与民族危亡时刻，眼前的这一车年轻的士兵正在以血肉之躯，构筑新的长城，他们来自天南海北，远离家乡和父母，他们的爱国精神、牺牲精神是不朽的，应该得到人民的尊重和怀念。

逃难到信阳

1937年10月底，风云突变，日军从保定向南进攻到石家庄，冀南各县已岌岌可危，暂时安定了几个月的校园也充满了紧张气息。乡下来的学生，大都已回至乡下去，校园内显得很冷清，晚饭后也不再会有学生拿着小竹竿，坐在河岸上清闲地钓鱼了。兵车仍在不分昼夜地源源北上，但大家已对能否顶住日军没有信心了。这时我们全家已从磁县搬回彰德老家，匆忙地收拾一下后，便举家乘车南下逃往信阳了，临行前托付一位亲友，请他从磁县把我带往信阳。现在我已记不住那位亲友是谁，只记得我空手跟着他挤上了一列南行的列车，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两天一夜，小腿被碰破了一大块皮，并且发炎化了脓。

信阳地处淮河上游，是河南省南部重镇，也是富饶的鱼米之乡，由于离前方较远，还是一片升平景色。只是经常有敌机飞过，所以常常要跑警报。这里的学校较多，抗日救国的宣传也很普遍，我还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和枪毙放信号弹的汉奸。

那时，只要敌机临空，便有汉奸放信号弹指示轰炸目标，老百姓对放信号弹的汉奸恨之入骨，枪毙汉奸也是大快人心的。

我家在信阳东门外，一条直通火车站的大街上，租了一个棺材铺的后院作为临时住宅。包括五间住房和一个单独小院，但进出都要穿过棺材铺，当年年底时，棺材铺住进了一队穿黄呢制服的士兵，约有一个班，是从南京撤退下来的，他们在棺材铺内顺着墙睡了一圈，似乎意志很消沉，白天也总是躺在地铺上睡觉，从不出操。睡在门口的一个士兵，见了我总是笑眯眯地，几次招手让我坐下，我都不敢，还有些害怕，有一次我走过他的地铺边时，他正准备起来，穿着白背心靠墙依坐着，我清楚地看见他的两个手臂上各套着三只金镯子，其他士兵并不奇怪，好像没看见一样，这使我想到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抢来的宝货。只是比较谨慎，不肯露财而已，没有多久，这帮中央军搬走了，可能是有了更好的住处。

住在城外，跑警报很方便，离家不远便是一片鱼塘和一块荸荠地，躲警报时还可以顺手从泥中挖荸荠吃。这里的鱼塘也是在北方没有见过的，有时鱼会自己跳到岸上，觉得很有趣。

家族中不少亲属都逃难到了信阳，一位河南大学当教授的堂叔，跟随河大迁校到了鸡公山，他劝说父亲把我送到鸡公山东北中学借读，既不耽误学业，又可躲开空袭，就这样我于1937年12月底上了鸡公山。

鸡公山

鸡公山属于大别山脉的尾闾，位于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京汉铁路从山脚下的武胜关穿过。东面是大别山，西面是桐柏山，自古以来为南北咽喉要道，形势非常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它之所以能成为避暑胜地，是清末时住在武汉的外国人，从到过鸡公山的传教士口中，最先知道了这座虽不甚高但风景绝佳很适合避暑的处所。京汉铁路贯通后，交通更加方便了，从汉口出发几个小时便可到达山下，比上庐山避暑省钱省时。于是便纷纷上山购地筑房，一幢幢精致的红瓦小洋房便在山上风景佳处出现了，成为外国人的避暑胜地，人数最多时达到两三千人。这里还开办了法国学校和瑞典学校各一所，并形成了南北两条中国人居住的街道和商业区，南街由湖北管辖，北街由河南管辖。鸡公山最大的特点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在密林深处，石径山脚甚至街道旁都有潺潺小溪流过，四季不断。外国人在山上还修建了三个很像样的游泳池，北街的一个游泳池还建有十米高的跳台，当时这种高跳台在沿海大城市中也是很少见的，我也是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跳台。

从信阳乘车南行，经过两三个小站便到了鸡公山下的新店车站，下车后跨过铁路便是鸡公山的入山了。十几里山路很好走，蜿蜒行进在山谷中，坡路和平路相间，走走歇歇不会

觉得很累，爬到第一道山口时，一道长长的石头墙挡在面前，只能从一个墙洞中穿过，它使你想这是当年土匪占山为王时修筑的防御设施，站在这个石门前，可以清楚看到京汉铁路上的新店车站和上山的蜿蜒山路，石墙后有一个平坦地，有些破砖烂瓦，当年可能就是土匪的山门或驻军的驻地了。

鸡公山也像山东的泰山一样，快到山顶时有一段陡峭的十八盘，当你一个一个台阶走得很累，驻足休憩时翘首远望，一座雄伟的方形四层建筑，楼顶上还有两个覆钟状的塔亭耸立在山顶上，这就是现在叫做“争气楼”的靳家大楼，当时正是在东北中学的校址。这是民国初年吴佩孚手下一员大将叫做靳云鹗，当他担任湖北镇守使时，看到鸡公山上都是外国人的别墅很不服气，强烈而又朴素的爱国心，使他决心要在鸡公山的最高处盖一座最大最高的楼房，压住所有外国人的别墅，为中国人争口气。他倾倒了宦囊中多年搜刮的财富，用几十万银元劳师动众大兴土木，据说把山下铁路上存放的铁轨也抬到上来作大楼的基础，几年后终于建成了这座名叫“颐庐”的靳家大楼，站在“颐庐”的楼顶平台上，可以看到鸡公山的全貌。点点粉墙红瓦的别墅都在脚下，确实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鸡公山以一座山峰酷似公鸡而闻名，俗称鸡公头。一般人都认为鸡公头是鸡公山的最高峰，其实“颐庐”所在的山顶才是最高峰，颐庐高出现在学名已叫做“报晓峰”的鸡公头许多了。

位于鸡公山最高峰的颐庐建成后，靳云鹗一家便将它作为避暑度假的私家别墅，他的上司吴佩孚也在此借住过，北伐战争后，北洋军阀倒台，此地曾开办过一所小学。1935至1938年东北中学由北平迁来此地，连同靳家大楼及附近的楼宇都成了东北中学的校址。

登上了一艘流浪中的诺亚方舟

在漫天大雪中，我踏着厚厚的积雪，在私立东北中学的教育处。经过一个简短的测试，被录取为借读生，分配到初中第十七班。东北中学本部就设在靳家大楼，楼旁有两个篮球场、一个大食堂和几幢教学楼。有一套完整的教学图书仪器设施，学校有高初中学生约七八百人，分住在颐庐和其他几所楼房内，全部是“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逃出来的流亡学生，在这里吃住全管，免费上学。本来是不收外省人的，只是“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才开始接受少数沦陷区逃难来的借读生。

这个学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将军为教育救济逃亡到平津的东北子弟自己出资在北平创办的，原校址在北平西单皮库胡同，学生一律住校，吃住学费全免，半天上课，半天军训，以打回东北去为宗旨。对学生也进行爱国教育，学生一律穿东北军换季下来的旧军装，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起床、吃饭、上课、睡觉，都有号兵吹号，和正规军队一

样，并有多名军事教官。学校还拥有由张将军拨送过来的步枪和机枪等武器，步枪每人一支，轻机枪若干挺和八挺重机枪，在北平经常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为日本人所忌恨。所以 1935 年何梅协定，要求抗日力量撤出北平。东北中学首当其冲，被迫南迁至鸡公山。当时张学良将军正作为“剿匪副总司令”驻在武汉，在他的庇护下一切顺利。鸡公山包括靳家大楼在内的不少大些的洋房都划给了东北中学使用，并从北大、清华、师大的优秀毕业生中，重金礼聘了一批高质量的教员来校授课。学校也不再半天军训半天上课了，改为和普通中学一样全天上课，军事训练减为每周半天。

这个学校的学生每个人都有一段流亡的经历，从东北流亡到北平，从北平又流亡到鸡公山。在日寇的铁蹄下历尽艰辛，许多事迹是非常感人的。当我刚刚报到入学后就遇到几位从北平绕道青岛、济南逃到鸡公山的学生，因为同从济南来，谈起话来都觉得有些亲切，有一位特别愿意和我交谈，比我大不了两三岁的同学叫王初民，他是暑假回北平省亲，适逢“七七”事变被困在北平的，他告诉了我一段非常惊险的逃亡经历。他说：被困在北平和几位同学商定化装突围，逃出敌占区返回学校，那时天津也沦陷了，天津东站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站在出入口挨个搜查旅客，认为可疑的就拉到一旁站着，我把仇恨藏到心底，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人流中缓缓移动着脚步。到了出站口鬼子兵不由分说，把我拉进了可疑者的行列，下车的人走光了，我们被扣留的二百来人，由鬼子兵押着走进一个仓库大院，被带进一间空旷的大屋，屋内灯光暗淡显得特别阴森、凄凉和恐怖，旅客们被逐个叫进另一端的小屋接受盘问，小屋内不时传出拳打脚踢和啼哭惨叫声，我们这二百来人个个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屏住呼吸忍受着时间的煎熬，等待着盘查。

轮到我被叫进小屋时，我看见了几个鬼子和一个汉奸翻译，手握凶器，坐在一排桌子后面，旁边面向墙站着十几个神情沮丧被鬼子扣留的旅客。汉奸瞪着狗眼问我：“干什么的？去哪里？”我按预先准备好的话回答。汉奸又大声问道：“家里人都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父亲卖烧饼、开水，妈妈在家做饭，只有我一个孩子。”汉奸和鬼子们嘀咕了一阵，又走过来抢走我手里的小包，其中有牙具和两包点心，汉奸看后便把小包又扔给了我，瞪着狗眼不耐烦地说：“去，去，去，快走！”我如释重负，捡起地上的小包，快步走出了由鬼子兵把守的大院。

刚出大门，就过来一个黄包车夫对我说：“学生，去法租界吧，那里没有日本人。”当时我只想尽快离开那个鬼地方，便二话没说跳上了车，车到法租界的春来客栈停了下来，几位高中部的男女同学跑出来迎接我。原来他们都被鬼子扣留检查，两小时前刚到这里来投宿，大家相见悲喜交加，各自谈了被鬼子盘查的情况，都对日本鬼子充满了仇恨。

我们在客栈里住了四五天，终于设法买到了去青岛的船票，才算逃脱了鬼子的魔掌。船到青岛还没靠岸，我们就看见了码头上“热烈欢迎平津流亡同学”的红布横幅，岸上响起了抗日救亡的歌声，我们真如重见天日，两天后我们就搭车回到了鸡公山的学校。

还有一个由北平经济南逃亡来的新学生叫涂成武，他们一家在“九一八”事变后逃到了北平，他在北平志成中学读书，“七七”事变后，北平被鬼子占领，他们不甘当亡国奴，便决心要逃出虎口，投奔鸡公山的东北中学，他还有个哥哥就在东北中学读书，对那里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便约了几个东北籍志同道合的同学，凭着一点从地理课上学来的知识，决定从天津坐船去青岛，再从济南转车至鸡公山。那时日本入城司令官香月清司已经宣布入城，限期收缴武器弹药。那些日子人心惶惶，街上沉静得使人害怕，过路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愁容满面无人讲话。接着日本人又贴出布告要清查户口，逮捕所谓的“反满抗日分子”，传说还要逮捕大学生，举报一名给大洋 100 元，特别要逮捕那些逃入关内的东北学生。所以家长们也很害怕，都支持他们赶快逃亡，每人凑了几元钱便出发了，那时已是十月底，家人都送他们的孩子到了前门车站。站外停着一辆大卡车，两个鬼子兵凶神恶煞般拿着带刺刀的长枪交叉着堵在路口，几个伪兵盘问着一个个进出站的旅客，旁边还站着几个便衣汉奸。他说他是到天津小王庄亲戚家去的，在家中已经商量好是去父亲一个朋友家并和对方打了招呼，万一日本人怀疑会打电话询问，一旦对不上口，就会把你推上旁边停的那辆卡车，那就性命难保了。

火车开动后，忧郁恐惧，谁也不敢讲话，到了天津住进法租界的小旅馆后才觉得安全些，我们都睡在地板上，房间被逃难的人群住满，过了两天才上了英国轮船“济南号”，船上拥挤不堪，都是从天津外逃者，我们几个挤进统舱，在救生艇旁坐下，旅客的面孔和火车上一样，一个个绷着脸，严肃得使人害怕，一腔不开，好像大祸即将临头。

不久船出了大沽口，突然一艘日本潜艇像一条大鲸鱼一样尾随而来，一会儿潜入水下，一会儿又浮上来，使全船人心惊胆战，后来英国船打出了旗语后，这艘潜艇不见了，大家心里才稍稍平定一点。

两天后终于到了青岛，全船沸腾了，所有的人沉溺在欢乐之中，可冲出了牢笼，多么不容易呀！这时大家互相交谈开了，几个东北大学和清华燕京的大学生抚着我们的肩膀教我们唱歌，并问我们到哪里去，多大岁数了？然后向大家高声地说：这样小的孩子都不愿做亡国奴，坚决逃出来，真了不起，中国绝不会亡，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又有几个大同学说，跟我们一路走，送你们上鸡公山。他们又拿出许多面包、饼干让我们吃，这种亲情关怀使我们很感动。